

第一篇

来自专家学者的批判

给孩子一对自由与快乐的翅膀

◎ 在我看来，合格的父母必须具备 5 条基本的素质：现代的教育观念、科学的教育方法、健康的心理、良好的生活方式、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

◎ 有一些父母以孩子明天的幸福为诱饵，来剥夺孩子今天的快乐，这不是骗子就是无知。

◎ 我呼吁，既然“家长”一词含有对孩子不平等的成分，从现在起，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应拒绝这一称呼，让“家长”真正成为“父母”。

◎ 家长尽量不要太注重分数给孩子创造的空间，这样才能解放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培养出有创造能力的一代人。

◎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对孩子人格的教育，而我们却把处于学校教育范围的知识教育放在第一位，把本末给颠倒了。

◎ 我给中国的父母一个最大的提示就是，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孩子学会做人。其实全部儿童教育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发现儿童，解放儿童。

受访人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少年儿童研究》杂志
主编、研究员）

采访人：冯林

时 间：2001 年 8 月 3 日

地 址 北京保利大厦咖啡厅

采访手记

对青少年教育稍有一点留意的人都会记得八年前一篇震撼全国的报告文学，有关中日两国青少年素质对比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该文受到政府最高层的重视，从此也推动了中国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大改革。这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文章作者正是本文的受访人孙云晓先生。他在百忙中接受了采访。

孙云晓，山东青岛人，1955年12月生。1999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同时又是一位多产作家，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及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也许大家很难相信这样一位集学者与作家身份于一体，著作等身的少儿教育界风云人物，却只有初中学历，这更激发了我采访他的欲望。可以说，他今天的成功，正是对只重文凭，不重能力的应试教育的有力回击。

冯 孙老师，现在的孩子和父母之间在认识上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孩子们越来越觉得父母对他们干涉太多，请您就孩子们如何自由、快乐地成长这个问题谈谈家长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措施？

孙 我在一篇文章里曾经说过，我希望未来的孩子都能有一对翅膀，一只是自由的翅膀，一只是快乐的翅膀。这里所说的自由，不仅仅指身体上的解放，还包括心灵的释放。其实教育本质上是人的解放，而不是人的枷锁。冰心先生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要让孩子像野花一样自由地生长。我很赞同。这正是成长的真正意义。什么是快乐呢？快乐就是心灵的舒畅，这种舒畅与幸福一样，都是一种真实的个性化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的孩子，这两方面的要求都被忽视，被剥夺了。今天许多的孩子都在束缚与痛苦中挣

扎,甚至成为应试教育的牺牲品。

早在 20 世纪初,意大利女教育家蒙台梭利就提出了“发现儿童”与“解放儿童”的教育理念。可今天人们才发现,这个使命只有交给 21 世纪的人来完成了。那么到底怎样才算解放儿童呢?我们的老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六大主张”: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他们从道德、成见、幻想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双手,使其从“这也不许动,那也不许动”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嘴巴,使其有提问的自由,从“不许多说话”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空间,让他们多接触大自然、大社会,从鸟笼般的学校中解放出来;解放儿童的时间,不过多地安排,从过分的考试制度下解放出来;再有给予他们民主生活和自觉纪律,注意因材施教。陶先生的六点建议和蒙台梭利的解放和发现儿童,两者内涵是一致的。为了在新世纪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应该考虑为了孩子的自由与快乐改造我们成年人尤其是父母与教师的世界。我觉得,今天的父母和老师都应问问自己:我有教育孩子的执照吗?在我看来合格的父母必须具备 5 条基本的素质:现代的教育观念、科学的教育方法、健康的心理、良好的生活方式、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否则,空有一颗爱心,却很可能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的悲剧命运,争分夺秒地制造新世纪的灾难。有一些父母以孩子明天的幸福为诱饵,来剥夺孩子今天的快乐,这不是骗子就是无知。孩子两个字不仅仅是明天,更是今天。

冯 我们今天的社会确实给了孩子太多的束缚,这种束缚不仅仅是心灵上,而且孩子们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看到、听到、接触到的大多是人为的东西,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弱,那么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大自然到底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从家长角度来讲要不要培养、加强孩子与自然的联系?

孙 大自然对于人类究竟是什么?我有自己的切身体验,因为我的童年是在青岛海滨的乡村度过的,我对于故乡的山山水水有

着深厚的感情，我认为大自然对于人类而言是唯一的摇篮，是生命的根，是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正如我只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但正是故乡的生活中无数的事实证明，越是亲近自然的人，越能生活在正常轨道上——虽然不能保证永远走在正常的轨道上；但远离自然的人却注定难以走上正常和谐的人生轨道。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和平倾向和暴力倾向，最早可以从婴儿时期一些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找到一些解释。而且，很多人都从自己的童年生活中发现，越与大自然亲近，感情就越丰富，越是顽皮好动，生活中乐趣越多，这种人也往往更加热爱生活，富于创造。在《做人与做事》一书中，藏族小姑娘意娜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爸爸带她到草原上，她留心观察草原上的一切，回来就画了一幅画，并配上了一首小诗：我和耗牛去草原／那里有青青的小草／那里有蓝蓝的天／那里没人捉小鸟／那里太阳的脸上没黑烟。’多美的诗！意娜的诗配画在国际上获了大奖。现在，我们或许应该反思一下，一个小女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她告诉作者说：“我去小树林玩，能听到小鸟说话、蚂蚁搬家；我和妈妈去自由市场买东西，看到被砍下的牛头看着我流泪……”教育家柳斌同志说过，孩子固然是家庭的孩子，社会的孩子，但首先应该是自然的孩子，大地的孩子。我们要塑造孩子，但不能以牺牲孩子的天真，不能以一代人的呆板为代价。因为被这种呆板所钝化的恰恰是人类活跃的思维，被磨损的恰恰是灵感与悟性。他还特别强调：童趣、童真、童心必须予以精心保护，使之不受践踏，不受破坏。因为这是形成健全人格的重要基础。可是现实状况却不容乐观。一方面，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回归大自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另一方面，孩子们越来越远离自然，甚至偶尔走进山林也会觉得没意思，还不如看电视玩游戏痛快！其实我们仔细地看看，就会发现很多小孩年纪轻轻而心已经苍老，或许都磨出了茧子。现在孩子们唱的是什么？“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每天起得最早的人／睡得最晚的人／

是我是我还是我。’这种黑色幽默让我实在乐不起来。孩子们还有童年吗？大自然还有春天吗？我们的孩子虽然越来越不愁吃，不愁穿，但也越来越接近断了根的浮萍，越来越成为精神上的流浪儿。真正的教育不是枷锁，而是人类心灵的解放。在这里，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的父母和老师：与大自然亲密无间的日子，是永远无法忘怀的日子，也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好教育，因为人是在体验中长大。

冯：这样看来，现在的家长与以往的家长有了实质上的区别，这些区别表现在哪里？现在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定义？现存的家庭教育又应如何划分？

孙：‘家长’的含义是什么？是家庭的统治者，是孩子命运的掌管者。这样一个充满封建专制意味的称呼，与爱心无关，与现代教育也是完全相悖的。当然，‘家长’并不等同于‘家长制’，却是‘家长制’的主体内容。《辞海》里对家长制的定义是，家长拥有对家庭统治权力的家庭制度。在这种家庭里，家长大权在手，不仅有经济大权，而且还掌握全家人的命运。但是现在许多父母的观念中，还有很多‘家长制’的观念。现在许多报道的未成年人多被打伤，甚至打死的事件中，相当一部分是父母所致。比如前些年青海小学生夏菲被母亲活活打死，近期又有北京小学生王闯被母亲打成重伤送医院抢救等等。父母认为：‘孩子是我生，我养的，打死也无妨。’这是明显的‘家长制’作风。实际上这种作风并不局限于父母，老师也养成了这种恶习，如四川内江市东兴区某小学一位老师，因学生违反课堂纪律不肯承认，罚全班 85 名学生集体下跪，西安某老师用火钳烫 6 岁女孩，原因竟是喊她没有马上答应。这样的惨案不胜枚举，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中国现存的家庭教育大体分为六种类型，即溺爱型、否定型、民主型、过分保护型、放任型和干涉型。其中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要数民主型。研究发现，民主型和否定型对孩子的自我接纳影响

最大。采取民主型的教育,给孩子一定自由发展的空间,多与孩子讨论一些问题,肯定他们的努力,鼓励孩子走向成功。这样长大的孩子自我接纳程度较高,而且自信心、自尊心和成就欲望都比较高,较易形成敢想敢问敢干的创新与实践精神。相反地,否定型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自我接纳程度较低,而且甘居下游,不相信自己,对前途也是恐惧无望。

现在,在父母看来,未来的社会最应提倡的品行是责任感、正直、诚实和进取,而中小學生则认为平等待人、责任感、正直和进取。这一点差别,可以看出,孩子更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平等,是平等意识增强的一代。

信息时代的父母和孩子关系与以往不同,孩子的优势往往超过父母,他们影响父母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我说, 21 世纪的两代人应该是互相学习的,互相成长的。再有,要提高孩子的素质,首先要提高父母的素质。

但现在还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就是好多诸如“家长会、家长学校、评选优秀家长等等,家长一词似乎已约定俗成。所以,我呼吁,既然‘家长’一词含有对孩子不平等的成份,从现在起,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应拒绝这一称呼,让‘家长’真正成为‘父母’。

冯:现在好多媒体经常报道关于中国离诺贝尔奖有多远的问题,就您看来,中国孩子在通向诺贝尔的道路上有哪些障碍值得引起父母注意?

孙:说到这个,我想起前不久在北京发布的“我国城市儿童想象和幻想的研究”结果。其中一个发现,我一直思考,即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中小学生的创造倾向明显减弱,好奇心强而冒险性弱。这个问题很值得重视。有关专家指出,好奇心强反映出儿童喜欢探索新事物,而冒险性弱,说明儿童对于与众不同的想法、做法心存疑问,缺乏闯劲。21 世纪是一个崇尚创新的社会,想象力和幻想力强的人才受社会重视,学校和家庭不仅要激发孩

子的好奇心，还要注意鼓励孩子具备创新和实践的勇气。这个研究结果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胆小。中国孩子胆小不敢冒险，已成为普遍的缺点。然而其严重性未引起国人的重视，未采取措施，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据国外权威心理学家研究，犹太人和东亚人的一般智力是世界各民族中最高的，我国中学生在世界奥林匹克数理化学竞赛中屡屡获奖就是证明。而华人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只是犹太人数的二十八分之一，原因在哪？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教育。首先，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是导致中国儿童胆小的第一因素。儿童天生有亲师倾向，大都想获得父母师长的欣赏。可是我们一切都有标准答案，这使学生不敢越雷池半步。就如问‘雪化了变成什么？……雪化了变成春天！’这个回答多富有想象力，艺术性。可标准答案是‘雪化了变成水。’所以，被判为零分。这样没有高分就进不了重点学校，将来也就找不到好工作，谁还敢想？其实，何止教育，生活中的一切都被‘应试化’了。而教育的核心应该是人，而不是知识，更不是分数。可是我们的教育常常是无人教育，对人不尊重。所以，我建议学校尽量将标准答案改为参考答案，并对创造性答案给予激励。家长尽量不要太注重分数，给孩子创造的空间，这样才能解放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培养出有创造能力的一代人。

冯 现在我们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这样一个转折期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您认为在这种新形势下，家长应该怎样做，做些什么？

孙 我在主编《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时，有一句办刊格言：‘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了解孩子的前提尊重孩子。’我想这句话也可以视为给家长们的赠言，不论在怎样的社会形态下。但要想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就像，你感到幸福，而孩子不以为然，你赞叹某歌某画美极了，而孩子不屑一顾，你以为家庭分工做家务再合理不过，孩子却大叫委屈……于是家庭内部矛盾出现，甚至出现武

力压服。实际上,这正是时代的差异造成的而并非某个孩子个别反应。这就要求我们特别是父母教育孩子一切从了解孩子做起。

几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提出了 21 世纪‘终身学习’和‘教育四大支柱’两个中心观点。‘终身学习’是改变传统的‘上学——工作——退休’的线性模式,而扩展到时间上的终身,空间上从家庭到学校、社会,层次上包括幼教、高职,到成人继续教育各个阶段,而且工学交替,不断循环的高级教育模式。这就要求社会成员学会四种技能,这就是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从而做到‘学会学习’。这就给教师与父母指明了方向。教师与父母作为儿童的启蒙老师,家庭作为重要的学习场所,今后,在新的形势下,就要应该围绕‘终身学习’和“四种技能”来教育孩子,并与他们一同进步、发展。

冯 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就您个人而言,应该算一个合格的父亲吧?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孙:说实话,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有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很招人喜欢,我自然很喜欢她。可是,我却很少陪她玩,有时急了还揍她一顿。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有一次,女儿和我闹着玩,小胳膊一抡,一拳打在我小腹上,我疼地够呛。我一火,顺手给了她一巴掌,一下子把她打倒在桌子底下。女儿大哭起来,她妈见状与我大吵大闹,然后母女抱头大哭。这时,我清醒过来,也恨自己脾气太坏,怎么跟小孩逗气。本来切好了的西瓜准备吃,眼下却哭声一片。我走过去向女儿道歉。女儿先哼一声,赌气不理我,可过了一会儿,便又忍不住露出笑脸,命令我:“还不快把西瓜拿来?”说真心话,我真庆幸女儿的开朗性格,否则我的教育肯定会惨败。还有一回,女儿在做游戏当中,把布娃娃狠狠地摔在地上,高声训斥道:“哼,谁叫你不听话,你以为我不敢打你,我打烂你的屁股!”全班小朋友就数你讨厌,还自觉得不错,到小黑屋呆着去!”我一下子惊呆了,这不是大人训斥她的声音吗?后面的一句显然是从幼儿

园学来的。这不都表明,错误的教育已在她的心里打下了烙印,完全可能转化为其他的一些行为。这是多么可怕的隐患,而我竟是种下祸根的人。我发誓,我打孩子骂孩子绝对是为了孩子好,希望她坚强、聪明、善良。许多家长也都是这样想的,可事与愿违,发誓也没有用。有时我常常自责,我愧对女儿。但我后来完全改了,孩子现在长大了,也挺成才的,当然今后我要努力做个更好的父亲!最近,我专门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我要做个好父亲》。

冯 我记得您 8 年前曾写过一篇关于中日学生夏令营的文章,叫做《夏令营中的较量》,当时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大讨论,前不久您又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千年警世钟》的文章,而且您女儿也根据自己经历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我们看来,父女俩多少有一些不同看法,您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

孙 当时,女儿写了一些对我的观点的质疑,我觉得是一种挑战,同时也觉得很高兴。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视角,只要有道理,用事实说话。比如说,我认为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吃苦,而她不这样认为。她发现,当然也是通过调查,中国孩子在学习和家务劳动上比日本孩子好,而日本孩子在体育锻炼和社会劳动上比中国孩子好。所以,我女儿分析问题所站的角度与我不同,同样是合理的。并且这对我也是一个启发,从前我认为日本也是考试地狱,但通过她的调查,在学习这方面,中国孩子比日本孩子更能吃苦。再有就是在日本登山探险时唱歌这个问题,我就当作中国孩子生存意识弱。上山本来就累,你还唱歌岂不更累?而日本孩子就注意保持体力,但我女儿不这么认为。她认为,尤其是到了后面,一点劲都没有时,恰恰是唱歌给了她力量。而且出发前,中国孩子打打闹闹休息不好,而日本孩子却早早地入睡,我觉得中国孩子们不知道明天的危险,而女儿则认为把爬山当做一次郊游,心态轻松地面对会更好。所以我也在问自己,是我心

态太沉重了，还是他们心态太轻松了。其实就是我们的忧患意识太强，而孩子们则比较轻松。就像有一个同学一下子掉进泥里，他首先担心是他 1000 多块的鞋而不是自身安全。通过这次事和女儿的文章，有几点还真值得我们反思。首先，这或许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包括家长的通病，就是低估孩子能力，过于强调教育压力，而实际上他们的乐观精神也确实是人成长的一股重要力量。再有就是我们教育体制的问题。为什么老说孩子缺乏生存意识？其实是因为缺乏这种野外生存的训练。中国的学校不敢组织活动，因为怕负责任，而日本则恰恰相反，关键在于国民共识和法律保障机制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的。

冯 通过上面的谈话,也结合了您自己教育孩子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您认为,面对新的社会要求,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家教教育应做哪些调整和改变?

孙：我对于中国的家庭教育有几个自己的观点。1. 给孩子一个劳动岗位。这样可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并确立一定的家庭地位。另外，这也是培养一个优良人格的切入点。2. 给孩子自由支配的空间。剥夺孩子的自由支配时间，就是剥夺了他们成长发展的机会。3. 教育孩子的前提是了解孩子。作为成熟的父母，应善于与孩子沟通，及时发现孩子想干什么在干什么。这才是教育的成功之道。4. 教子要有平常心。尊重孩子的人格，相信孩子的选择，相信他们完全可以实现幸福的追求。5. 教会孩子对自己的过失负责。因为是否有责任心，是评价一个人是不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标准。而且，一般说来，孩子有过错的时候，正是教育的良好时机。因为这时他最需要帮助。6. 让孩子依赖自己。这就要注意父母的溺爱问题。早在 1927 年,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就说：“凡儿童自己能做的,应该让他自己做;凡儿童自己能想的,让他自己想。”7.“听话”的孩子是问题孩子。“听话”是我们教育孩子使用最多的词。而“听话”孩子最大缺点就是“独立性差”和“胆小”。应有这样

的想法：“淘气的男孩是好的，淘气的女孩是巧的。”⁸。向孩子学习。主要有两点理由，首先，孩子们成长在新的时代，有天然的适应性，我们要在他们身上感受社会变化，在他们帮助下，适应某些变化。其次，信息时代，孩子比我们更快、更好地掌握了新媒体技术。⁹ 尊重孩子的权利。为人父母要尊重并引导孩子珍惜自己的权利，这才能开始真正有益的教育。这一点要特别重视。¹⁰ 没有信任就没有教育。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坏孩子”永远是父母的忌语，相反，对孩子应当适当肯定地说：“你是个好孩子！”这是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的教育思想。¹¹ 以群治独。当代社会，尤其是独生子女，普遍存在一种孤独倾向。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一是因为无兄弟姐妹，与父母缺乏交流，第二是平房的开放性被楼房的封闭性代替。而我们的孩子是不能离开群体的。以群治独，让孩子走出孤独，才能培养独生子女的健康人格。¹²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作为父母，去赏识自己的孩子，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实践。

通过这些新的教育观念的尝试，或许您会发现孩子身上会有某种令人惊喜的变化。这也是我们父母的众望所归，也是我们教育制度改革的目标所在。

冯：目前，中国的家长们还存在哪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哪些现象需要进行批判？

孙：我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扭曲的。我对很多人说过同样的一句话，就是咱们中国的父母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但几乎在教育孩子时都会说同样的一句话：“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这就反映出教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对孩子人格的教育，而我们却把处于学校教育范围的知识教育放在第一位，把本末给颠倒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中国家庭教育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由这个问题推导而来的就是剥夺孩子的快乐。比如说，家长一看到孩子在玩，就凶了，就

感到不安；一看到孩子学习就感到很欣慰，认为孩子意识到竞争，将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实际上这样只能使孩子的童年失去了快乐，把他的人生启蒙阶段变成一种扭曲的状态。所以，从一定角度来看，可以说今天的孩子没有童年。

冯 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接近大自然,这样反而更快乐。

孙 原来的父母教育普遍是属于粗放型的,而现在的教育是精细的,促使孩子发展的。今天中国社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从这儿找到原因。中国的教育以知识教育,以追求学历为主要任务。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酝酿孩子的悲剧命运,争分夺秒地制造着孩子成长的苦难。实际上我们的父母在和自己作战,用自己的奋斗来击毁自己的目标。这是一种悲壮的、悲剧性的行为。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中国 95% 的父母希望孩子上大学,44.5% 的父母希望孩子读博士,而实际上,中国只有 10.5% 的同龄人有机会进入大学。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疯狂的竞争,对于孩子造成的灾难是非常严重的。

冯 确实这样,这两年小孩杀死父母的,父母打死小孩的事也是时有发生。

孙 这事很多。在国外孩子杀父母的很少,多是自杀的,即使有,也极少因为教育。原因是多样的。不像中国这些事大都因为教育问题,是高期望,高压造成的。这种现象的产生,教育是一个重大的原因。

冯 当然,造成这些事件的发生,应试教育“高考指挥棒”是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您认为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孙 一个就是说,从现实来讲国家的教育资源还很贫乏,多数人是不能上大学的。加上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对子女的高期望,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造成一种恐慌心理。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我认为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中国的父母之所以造成这么多问题,根本上讲,还是儿童观和人生观有问题。比方说,就中国的成年人

来看,成功的标准已经物化了,就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这是一种物化的成功观。而实际上社会成就不等于幸福。从教育上来讲,真正的成功是使人获得幸福。而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轻视精神的,完全物化了的。父母就认为你不上大学将来就没有好工作就没有幸福。这是一个问题。再有就是不承认人是千差万别的。其实人是千差万别的,按哈佛大学的研究来讲,人有七种不同的智力中心。比如,有的人智力表现在空间方面,有的人表现在逻辑思维方面,有的人表现在语言方面,有的表现在音乐方面,还有的表现在交往方面等等。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成功就是选择适合自己成长的路。

冯:那请您给中国的父母们一些忠告和提醒。

孙 我给中国的父母一个最大的提示就是,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教孩子学会做人。其实全部儿童教育的实质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发现儿童,解放儿童。父母应该做为孩子童年的捍卫者,积极培养与孩子良好的关系,因为好的关系胜过好的教育。再有一句就是没有尊重就没有教育。特别是尊重孩子的权利、人格。事实上,教育是人的解放不是人的枷锁,是人的唤醒不是人的改造。

冯 最后,为了成为合格的父母,请您推荐几本这方面的书给我们的父母。

孙 比如说洛克的《教育漫话》,前苏联时期,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卢梭的《爱弥尔》,还有意大利一位作家写的《爱的教育》。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著作还不太系统,而且这方面的著作也比较少。这也反映出中国的少儿家教教育研究相比之下还是不够深入的。

在家教中‘发现母亲’

◎ 我注意到在 2500 多年前，我们的国家就有那么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不仅仅是孔子的伟大，孟子的伟大，而且是他们的母亲的伟大。

◎ 我们也是从前那种坏的家庭教育的受害者，我们本身就是受害者，我们本身就是‘母教’缺失者。

◎ 你在管理上是高干，知识上是高层，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与常人是一样的，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自己同样可能是庸人、凡人。

◎ 孩子教育的好坏取决于父母，取决于母亲的家教、身教。其实，孩子所有的问题都与父母有关，父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孩子小时你可以打他，骂他，他不敢还手，你可以打死他。大了以后，孩子打得过你了，他顺手也可能把你打死。

◎ 西方社会中，父母绝不会把孩子交给一个比自己素质差的人。他们也有‘保姆’，但那是家庭教师。

◎ 我相信‘超级父母’造就‘超常孩子’，而‘问题孩子’往往是‘问题父母’的产物。

受访人 王东华

(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

采访人：冯林

时 间：2001 年 7 月 11 日下午

地 址 北京海淀区莲花苑小区华东交通大学驻京办事处

采访手记

王东华先生是笔者慕名前去采访的，他因为《发现母亲》的出版，这两年全国教育界一时名声大起，多种演讲、报告、采访，使他平时的工作非常忙碌。当王东华先生看过笔者关于本书的策划与采访大纲后，在一周内很快安排了本次采访。

王东华，1963 年生于安徽芜湖，1984 年毕业于华东交通大学，1987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马列理论第二学士学位班。先后任职于华东交通大学、武汉交通科技大学、湖北省青年心理研究所。

冯：您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我们这样教育孩子的》，我注意到一个小细节，该书是您规划中的‘母教文库·孟母系列’中的一本。您为什么取名为‘孟母系列’？中国是否存在一个以孟母为代表的几千年的母教传统？请您谈谈母教在中国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王：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母教传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传统越往古代越好，越往后越糟糕。

今年年初时，我到山东曲阜，我去了‘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我注意到在 2500 多年前，我们的国家就有那么光辉灿烂的文化，这不仅仅是孔子的伟大，孟子的伟大，而且是他们的母亲的伟大。孔子的父亲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全是他的母亲把他抚养成人。孟子也是，孟母为了使儿子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三次搬家，就是有名的‘孟母三迁’的典故。在 2500 年前，中国就有那么良好的母教意识，但越往后越差，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优良的家庭教育的传统就荡然无存了，中国的母教也随着时代的推进而衰落。

冯：那时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可能都已荡然无存了，可能除了唯一的个人崇拜。